

尚

書

講

義

國朝經學之盛超軼再代而治尙書今古文之學者較諸羣經更盛然按字索詁循文大義訓詁之精博蔑以加矣而紀載之事蹟不無可疑文義之節奏且有近於襍亂失次者求之江王段孫諸家之書尠有發明從子鎮青有尙書講義若干篇述乃父倣季口授之言也其設難以發疑如撥雲霧而見天日其通論全篇大指綱舉目張尤粵古人外文綺交內義脈注之妙惜其書終於微子今季來舟山從余遊余自慙學淺不能如乃父之講貫敦勸歸而討論續成之俾後之讀江王段孫之書者知疏通知遠之教初不規規來諸訓詁閒也黃以

恭質庭書

古人有云讀書觀大意謂能提綱挈領淡知大義之所
在也然非反復討論而大義卒不能明況尙書之佶詘
瞽身者乎家岱季十三讀虞夏商書句解章析不能融
貫義類家大人授讀一篇數輒舉大旨以貫之或設疑
難以發之講後命述口義以諷聽受之媻忽明季春讀
泰誓諸篇家大人應書局之聘命家岱昆弟從伯父質
庭師遂輟業旣長從侍武林略有所聞迺擇經義之隱
晦難明者復續數篇存之以示子弟讀書之法定海黃
家岱謨

尚書講義

稽經室口授

子家辰述

堯典

稽古之爲人君者莫聖於堯而禋堯修己治人之道蔽於欽明一言欽以修己則百度惟貞明以治人則萬幾無曠內而文塞之純一文思一作文塞晏晏之寬容安安一作晏晏外

而允恭之溫和克讓之謙冲無非欽德之所推暨也上

而同姓之九族親睦夏侯等以父族及母族妻族爲九族非異姓之百官

辯章平一作禘百姓卽百官古者賜姓皆賢族與下黎民異下而萬邦之協和黎

民之變雍無非明德之所推暨也觀其義和之命析因

夷隩以盡人性，孽尾希革毛毳毼毛以盡物性。寅賓敬
致之，欽天東作，齒成之。敬時以贊天地之化育，讀尚書
至是嘆堯德之巍巍，蕩蕩無以名言，而要皆以至欽至
明。尋之雖然，竊猶有疑焉。四凶別於朝，曰滔天曰圮族
知之不為不審矣。明知其不可而因臣下之薦，又使之
換功。儆功，儆音換。責其成績，屈己之明以流毒，因人之心以
遺害庸，非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者歟。有繆在
下曰：虞舜曰：予聞之矣。聞之而猶不用乎？四岳既師錫
矣，曰：我其試哉。抑又何疑焉。庸非見賢而不能舉，舉而
不能先者歟。是豈堯時在位七十載，耄期倦勤，欽明之

德於以墜歟。不然何再後如出兩人哉。如謂堯德欽明斷不若是之顛倒則尚書之文不臣信歟。爾小子讀書有季矣。曾亦有疑於此否。夫讀書不能有疑與不讀者等。既有疑而不求其信則反不如不疑。不疑者猶尊經疑者幾致滅經。是何異於讀書者爲堯爲至欽至明之君。何可輕訾。人君之大患由於偏信。當是時。隳兜其工。輩濟惡匿。非以求見信計。不爲不密矣。術不爲不工矣。而堯獨有以窺其衷。何其明也。然此爲黨惡之臣。可以舉主知所舉。猶易明也。四岳爲當時之賢。大臣爲堯所信任。四岳舉鯀以治水。吾意堯必以信四岳者信用鯀。

矣而堯亦淡有以知其行何其明也當是時朝乏治水之才而鯀雖剝四凶實優於驩兜其工輩萬萬故禹之郊鯀人不以誣褻為嫌後世用畸才以成功者不知凡幾堯之用鯀為舉朝無治水之人惟鯀較為有才不學已而用之耳時鯀績雖弗成而禹之治水實多因鯀之功故學者於鯀未可厚非獨未聞舜攝佐之初即放四凶乎此亦未必非堯啟之也舜與堯非同出一祖故堯可以妻舜史記堯舜同祖黃帝不可信當其為鯀在下亦一溪山之匹夫巨四岳未之薦而堯獨有以知之何其明也夫天下重事也帝仗重任也親如子朱不敢以異賢如四岳

不可以遜。一旦偏信匹夫而禪以帝位。可若是之輕慢。歟。歷試諸納百揆。竇四門。納大麓。而後授以位。何其試之明。而授之欽也。後世有如堯之欽。且明者。何患郅治之不可臻。大難之不可平也。故欽明一言。可爲萬世之爲人君者法。

堯典二

古文舜典已佚。今堯舜典古不分。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至乃命以位。數語爲後人所厭。入不可從也。靡此數語。則再後文皆不貫矣。首言欽明之裕。諸己。次言明德之被諸人。次言欽天敬時。皆贊堯德之盛。子朱巖訟言

其內無可傳之子。驩鯀呶呶言其朝無可弔之臣，皆爲禪彝。張本非貶堯也。自堯有弔伐之命，四岳舉舜時，季三十，故曰鯀而堯曰我其試哉。非僅觀厥型於家也。亦惟歷試諸愼，五典納百揆，賓四門納大麓，而見其人心歸天心，嚮禪讓之事乃定。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告攝，伐也。時舜之季三十有三，攝政之後，百政具舉，齊七政，天文昭也。禋六宗，祀典明也。輯五瑞，朝禮行也。柴望四岳，巡狩舉也。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地理察也。上而天時中而人事，下而地域，皆政事之舉。犖大者而刑以弼教，亦政之不可少。因并誌之。說者謂肇十二州在禹平水後。

則舜之殛鯀在禹告厥成功時歟。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舜斷不為也。或謂流放四凶在肇十二州之時，佗史者因敍刑政而連及言之，則尚書顛倒其文歟，亦非也。肇十二州亦攝伏初季事也。越二十有八載，堯乃殛

落時，舜之季六十。故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舊讀舜生三十句微

庸三十句在伏五十載句，鄭君康成作徵庸二十七，今不從。月正元日，格文祖告，卽伏

是時，聖賢滿朝而舜用之，又各當其才。時則有若十二牧，時則有若四岳，時則有若禹稷契臯陶，有若塗及斯伯與，有若益朱虎熊羆，有若伯夷夔龍，舜乃總咨之曰：汝三十有二人，二十當從三欽哉！惟時亮天功，則舜無

爲而治恭己正南面者又十載其季百有十歲云

依鄭注

季百歲孔傳舜季百十二歲今依朱子說爾小子讀書宜先知綱領本末再

詳攷其章句切不草率小子聽講最復有疑曰古堯舜不分二典而目標堯典事詳舜事是又何也曰書題虞書篇題堯典互相備也且以見堯與舜之一德

大禹謨

鄭康成曰禹謨已逸是壁中古文已無是篇後人摭摭古語補綴成文觀其節次摹樵臯陶謨爲之再言禹之矢謨分二節其一曰后克艱厥后帝因申言后之克艱在知人安民惟堯時克益又嘆美堯之允迪厥德爲知

人安民之本。此與臯陶謨之言異乎。同乎。其二曰惠迪吉。從逆凶。益曰。吁。戒哉。戒從逆也。禹又申之曰。於念哉。念惠迪也。臯陶定三德六德九德之等。禹陳三事六府九歌之敘。意亦相埒。後言帝之禪位亦分二節。其一帝曰。格汝禹。示以遜位之意。其二帝曰。來禹。示以道統之傳。此又摹樞堯典之文。而臯陶謨末詳言樂用。箭韶之武舞。禹謨末又詳言兵用。羽翳之文舞。臯陶颺言爲十又國風之濫觴。禹之誓師。爲三代誓誥之權輿。於事爲古。特於文亦瓌瑰。此尤摹樞之善者。然讀臯陶謨。鎔落古峭。禹謨靡矣。

伯父質庭曰大禹謨仿臯陶謨爲之書序兩篇合序
首有以也惜孔傳言之未詳粵是乃囑

臯陶謨

自古君相之大患不在政不明刑不措而在護其短而
矜其長國之本在民不安民國必危民之命在官不知
人民必殘臯陶以二者矢謨道無有大亏是而禹拜昌
言乃獨吁是何耶如以爲難勉之可也乃援帝以自解
毋護其短乎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乃歷敘平水之
勞不見嘉謨懋遷有無化居亦瑣碎事也後又力陳丹
朱之過自絀弗戀妻子荒度土功津津自道何歟後世

奸雄侈陳功德諷主以禪讓意禹斷不若是特是觀其
語氣若有矜心焉禹謨傷古文也詩禹不矜不伐天下
莫與爭功能或者有見于此故反其說以爲補抹歟爾
小子有疑此否能解此否

臯陶謨二

人君治國平天下必先正其德君德旣正而知人以安
民其首務也此義帝典已明之而臯陶謨言之尤詳臯
陶若曰謨明弼諧必本人君之允迪九族敘眾臣翼必
首人君之永修邇能若是斯可以行遠夫邇在迪德遠
在知人在安民未有己不迪德而能知德者也未有己

不迪德而能安民以德者也。禹曰：吁，威若是惟帝其難

之。吁之者戒帝也。帝難之，禹戒之也。帝者何舜是也。內篇

帝皆指舜言時帝方卽讒說人有難知，分北三苗，民有未安。

故禹言能哲而惠，何憂乎？是何遷乎？是蓋淡

以勛之也。帝臣皆一德，非禹有疑。皋陶之言也。陳時

事以責難於君，非斥言先帝之短以自解也。皋陶又申

其說曰：亦惟行有九德者，乃能言。其人有德且能別其

德之大小，以爲佐之尊卑。如是則庶績其凝，庶官無曠

而人知矣。民心上應天心，德禮刑賞一本，諸天德而民

亦安矣。禹曰：兪乃言，底可績。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

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謂謨已盡亏臯陶予惟孜

孜亏知人安民而已也

古本益稷篇與臯陶謨合不分兩篇

因臯陶問自

陳當日之隨山刊木決川濬滄曾亦孜孜亏安民暨謚

奏暨稷播奏曾亦孜孜亏知人予今以是勸諸帝曷敢

不自勵臯陶曰兪師汝昌言恣禹其勵也君臣交勵是

以故帝治到今夫下民之困苦皆由吏人之讒殄而吏

人之讒殄又由主德之昏蔽故安民不外知人知人必

先迪德三者道相貫故又進言亏帝曰安汝止即迪

德之意也曰惟幾惟康其弼

惟忠幾危也惠合諄惟脫佗直江且庭說

動不應後志見國之安危由亏人能知人自安民也帝

因申言臣鄰之義翼爲明聽惟臣是賴而庶頑讒說刑
以威之可也禹乃申明弼應動應之毒志以爲賢者庸
不肖者自敬應庶若丹朱之慢傲不迪德遂以朋淫而
殄世朋淫不知人殄世不安民殄世與殄
行同義予創若是弗
子啟惟度土意在安民也而必孜孜亏建五長十二師
者以此彼苗頑弗卽工卽賊民者也上有允迪之德而
下無動應之志是謂之頑頑非德所能化刑以威之蓋
亦濟其窮云爾末言化樂唐歌互相救省臯陶曰元首
明哉言迪德也股肱股肱言知人也庶事康哉言安民
也帝歌首股肱責難亏其臣臯陶唐歌先元首責難亏

其君君德既正而後知人而後安。臯陶之歌猶初志也。昔明經公有訓曰：典謨之義大矣，而其要在用人。以堯之聖，末季四凶用，洪水災，待舜禹稷契臯陶諸人進而治。此典之大綱也。臯陶曰：知人，考九德之彰，尤諳諳焉。禹曰：暨，益曰：暨，稷曰：彌，惠曰：舉，黎獻曰：古師建，長與臯陶之昌言，無不同。末因夔言而作歌，必期于明，且喜起謨之大綱，又如此。今又推廣庭訓以明一家之學，爾小子其謹書之，毋替。

伯父質庭曰：疏通知遠之作，有裨經學，有關治體。

禹貢

九州之名始於顓頊。終舜之世皆十二州。禹祖顓頊及
卽位復分九州。夏史作禹貢以夏制言。故禹貢不可入
虞書。說者不察遂謂禹治水時已復九州。非也。謨曰。州
十有二師。時水已平。仍稱十二。終舜之世未之有改也。
九州之大川曰河曰淮曰江曰漢。河淮爲北條水。江漢
爲南條水。河發源于崑崙。至積石而入中國。經流雍冀
二州。至兖州。播九河入于海。淮發源于桐柏。屬豫州。經
流徐揚二州入于海。江發源于岷山。漢發源于岷。冢皆
屬梁州。合流于荊州。至揚州入于海。其次若濟發源于
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雖次于此四者亦自

行入于海。諸州之小水或入于河。淮江漢而同歸。或出
于河。淮江漢而分支。若兗州濼出諸河亦自行入海。若
豫州洛若雍州渭皆入于河。若豫州汝若徐州泗皆入
于淮。兗爲河之下流。青徐爲濟濼之下流。徐揚爲江漢
淮之下流。水性流下。當從下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
帝都故首之。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
次揚。則水之下流已通。自揚而南。次荆。自荆而北。次豫。
自豫而南。次梁。自梁而北。次雍。以道諸水之源。此其大
略也。其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爲序。其田以雍
徐青^上。豫冀兗^中。梁荆揚^下。爲序。其賦以冀豫荆^上。青

徐雍

中

揚梁堯

下

爲序。其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

實。亏筐者入。亏女功。其海曲山曰島。水隈曲曰隩。山再
成曰伾。水停蓄曰瀦。隨地尋名曰爲。大水受小水曰過。
小水歸大水曰入。雨水勢均曰會。伏而見曰出。正絕流
曰亂。通行之曰道。以舟入水曰達。過之曰浮。傍水陸行
曰沿。過之曰逾。禹記治堯至雍之序。從下溯上。從東南
溯鹵北。後記導山導水之序。從上趨下。從鹵北趨東南。
經之緯之。鎔之綜之。而山川之脈絡源委瞭如示掌。其
語簡其義明。其例密。禹之治水爲千古之奇功。其文亦
千古之奇文也。

甘誓

有扈之戰或曰屬馮或曰屬啟是猶虞之三苗頑不卽
功者夏二后蓋并後征之也而戰甘之誓要以屬啟爲
近是古帝王愛民如赤子而軍旅主威令不能不肅甘
誓簡而嚴猶見三代上之古風焉換僞古文者佗禹征
三苗誓柔靡不振意謂帝王之師不尙威武然非誓師
體也不及甘誓遠甚然小子竊有疑古者用刑父子兄
弟梟不相及甘誓言孥戮汝身毋殘酷也乎曰否明經
公有訓曰戮謂殺之也孥當依王莽傳佗奴謂有罪而
沒爲奴也或奴或戮視其所犯誓其用命而以不用命

反結威之以奴戮湯誓收誓皆然此誓之所以異於誥也誥辭悱惻誓辭嚴肅振古如茲初不分於三代如偽古文征苗辭喪失誓體

ㄨ子之歌

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ㄨ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ㄨ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注云ㄨ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王伯厚駁之曰ㄨ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商管蔡之比韋注非也按啟子ㄨ觀非合德不獨楚語ㄨ觀謂卽ㄨ子亦不獨韋注墨子曰武觀啟子淫溢康樂野弓飲食

武觀卽又觀古字通用。逸周書曰：其在夏之，又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化亂。潛夫論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夏太兄弟，又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漢書：古今人表，啟子兄弟，又人號又觀，別下中皆其徵也。今所傳又子之歌，偽古文也。以又子爲令德，與諸書違異，似失之矣。雖然，偽書之言，悉有所本書，缺有闕，今特無由溯其言耳。試以楚語觀之，朱均一流文觀太甲一流管蔡，又一流安知又觀之，自怨自艾，不與太甲同乎。孔子刪書錄又子之歌，蓋嘉其悔過也。不然，又子非令德，孔子奚取其歌焉。佗偽書者，淡窺是，惜其辭若怨。

大廉也亦實以自怨云爾。聖人重改過。秦穆之誓亦登
亏書矣。觀其卒章之語。顏厚色愧。忸怩心慙。自懲再失
吾不知亏太甲奚若。而情辭怨悱。不下秦穆。昆弟又人
仲康在其中。佞古文者竊取楚語之文。陳其怨艾。直
以夏仲康比商太甲。自解此書者。昧亏又子自怨之義。
竟謂謫如仁義。殊失佞者之意。而近儒矯之者。歷引周
漢諸書。并斥佞者之妄。竟謂又子大惡不悛。則孔子奚
取亏又子之歌。

湯誓

唐書高定七歲讀湯誓。問其父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邪。

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木從誓言，孳戮罔赦，是順人乎？郢大奇之，而不能答。爾小子虛長，高定幾季能若此，用意否？并能解此疑否？易之革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據高定見以疑成湯，固失之矣。然欲雪成湯之恥，何以釋高定之疑？且誓言之可疑，更有甚於高定所舉者。毫眾有言：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違農逆眾，怨謫之滋興矣。若天聽自民，天視自民，不順人，其順天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刺洞胸，其曷以自蔽？且幾疑孔聖之彖傳亦為媚時，王護先祖之飾說矣。而抑知有大不然者，時曰曷器予及女，皆亾夏民。

之怨桀奚似夏民之仰湯又奚似湯爲民望之切奮臂
直搦故曰順人然君臣大義也夏民不無私憤臺眾或
有公論安知無仗義執言沮撓我師謂伐君不忠如孤
竹之子不先見諸當代者不從誓言孥戮罔赦此古人
誓師之常言耳甘誓教誓費誓皆有之此乃古誓之常言讀者勿泥設有義士扣
馬亦扶而宐之而已矣若夫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
而割政夏宐佗一句讀我后謂湯舍穡事而割政夏指
桀言卽下所謂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是也我眾受
此虐政而我后不之恤卽孟子所謂奚獨後予之意是
民怨湯之不征夏非怨湯之征夏也孔傳解此以我后

爲指桀故當時高定不致疑于此若如近解以爲湯違
眾征夏則高定殆不待七歲早疑之矣而何爲今之讀
書者循誦習傳自壯至老絕無一疑未識有慙亏七歲
小兒否爾小子其戒之毋忽

仲虺之誥

尙書之仲虺荀子之中歸史記之中歸崑一人也仲虺
之誥爲湯伐桀有慙德化古文已佚今所傳者亦僞化
也凡佞僞者采掇佚書貫以己意其語不能無出入有
經史引本篇語而遺漏之者如史記載湯誓文今僞湯
誓篇失采是也

有經史引本篇語而誤入他篇者如記

緇衣兩引尹吉語尹吉卽尹告尹告卽咸有一德今偽
一德篇既采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語而惟尹躬天見
方肉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則又誤入太甲篇是也
有經史引他篇語而誤入本篇者如孟子引葛伯仇餉
湯始征葛事當爲湯征篇之逸文今偽書又誤采入仲
虺之誥是也然葛伯仇餉孟子雖詳其顛末小子竊有
疑焉葛伯不祀本有可誅之辜無犧牲燕粢盛尤爲誦
矣之語時湯一舉滅之可也奚必遺牲耕粢直至仇餉
而後征之且亳葛兩國相去八百餘里鄭康成說使眾往耕
朝夕饋餼揆之情勢殊多不合孟子之文殆亦傳聞之

失寶者與曰不然孟子言湯居亳與葛為鄰是亳葛密

邇為車輔相依之國也先儒有謂湯居南亳距葛六十

里者近是

皇甫
謚說

往耕饋會必使邇境近氓為之亦非遣

國都人遠赴之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葛為伯翳其國與

亳相埒且與之接壤而颯強為天下梗故湯欲行王道

必自葛始葛服而天下從之矣蕪如葛伯衰然自大誅

求不已曰蕪以供犧牲曰蕪以供粢盛如耽虎逐欲哆

口以待即春秋強侯徵牢徵殺亦不佞是態而湯切車

輔之義欲以德禮首服之遣牲耕粢委曲周旋交鄰之

道盡矣蔑以加矣故孟子以為仁天下有仁於交鄰而

不仁於事君者乎。觀湯之事葛，知其伐夏放桀，無利天下之心，而來世有以爲口實者，眞瞽人也。湯何慙焉。

伯父質庭曰：夙疑湯之事葛，好仁而愚文，從孟子與葛爲鄰，及一征自葛，天下信之語，想入形勢，拓出議論，可以論古，可以傳後。

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

右文入篇，皆人臣陳戒之文也。自古人臣之告君者，有指陳當日實事以相規者，有歷敘本朝憲章以相訓者，有歷引堯王事蹟以相誡者，有存其說於國，可以正身心，可以廣誠見，存其說於天下後世，可以明義理，可以攷事。

實可以稽典章若夫空語道德反復演說三代上之陳
戒其君未有若此者矣故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諸
篇揆諸周書真古文殊屬不類然其文多采佚書間有
驛襍亦皆再賢之格言斯亦不廢江河萬古流也安得
以爲偽書而少之

太甲

史記本紀曰帝太甲既去三季不明暴虐於是伊尹放
之桐宮三季伊尹攝政帝太甲居桐宮三季悔過自責
反善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此與今所傳太甲篇
文不合或者以爲太甲之居桐宅變也非放也甲不居

桐非人子尹若放亦非人臣今太甲篇文未誤也曰不然道有正亦有權伊尹之放君權也權也者聖人之時中然小人用之則無忌憚是以聖人之語權必憚然有憂天下後世之心至其身臨之亦不敢避也孟子言費賊之卿反復諫之不聽則易佞伊尹之於湯豈獨賢賊之比臣甯負王不能負社稷君子不以辜霍子孟伊尹獨敢負成湯乎是以不尋已而出於權或曰太甲之居桐宮當在居喪之初卽不辜致去不數月卽被放可乎且二十六月內倏放之倏迎之視易君如置棊然毋乃輕率已甚乎曰不然此乃沿偽古文偽孔傳之失也殞

甫卽佞改元爲後世黷亂之事太甲之改元必踰季也
漢書律歷志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季十有二月乙丑朔
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此爲至朔同日越蒞祀
上帝時伊尹猶佞戒訓王則太甲之放桐當在二季明
矣合甫王告廟之季數之寔爲三季故史記云太甲既
去三季不明放於桐宮合所去之季計之也又云三季
伊尹攝行政記改元後之季也又云太甲居桐宮三季
悔過反善記被放之季也然則太甲之放復甫後又季
舊說有云伊訓十二月乙丑爲太甲告殯卽佞改元者
非也有云太甲不率教其放廢卽在元季者亦非也有

云太甲之放桐宮復帝位俱在二十六月中者尤非也
王鹵莊曰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
之翼其改悔不改則又誡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
尋已而放之計始決卽被放亦必不在一二季之內卽
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觀察實見其能改方始
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碁然王說是也但謂史記太
甲既太之三季爲卽位改元之三季則下文記攝政之
三季反爲贅文矣亦非也

盤庚

蘇氏曰盤庚德之衰也民不說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

也。予謂當盤庚時，民之樂遷者半，不樂遷者半。曰：小人攸箴曰：吉言百姓曰：非廢厥謀，弔由靈。時民之建謀遷都，箴規其上者，不知凡幾。盤庚亦用謀之靈言之吉者，耳。特以慮及久長，非愛財力之淺謀者所能及。故反復以喻之云：如謂臣民一無樂遷，盤庚拂情自用，誤矣。盤庚將涉河，以民遷而民有弗率者，大抵率籲於眾，臣之惑遷者也。凡篇內眾民對文，眾皆指眾臣言，與詩互民，互人同。故盤庚出誓言我王祖乙來居，耿土爲圯於河，不能相救，以生問之卜筮。旣以爲宜，遷攷之，舊服亦非不可遷。今日自耿遷般，若顛木之有粵栳。由說文，化粵，木生條也。葉擇文，本作栳。顛木而肆生曰栳。庶可永我

命復先業乎此統告臣民之辭也而盤庚又深覺斯民

有樂遷有不樂遷

數於民

其不樂遷者率籲於眾臣之

感遷而眾臣之感遷又每退伏小民之欲遷而以言規

其上者其王陽甲乃命眾臣悉至於廷盤庚代告之若

曰

几代告備若曰周書備王若曰爲周公代告語今時文入口氣備若曰若謂本此

先王惟圖

任舊人其政舊人亦不匿其愆

指與愆通意也

王用大欽罔有

逸言民用大變今予非敢荒廢舊德

德德

亦惟汝眾

臣含匿厥愆且不惕予一人而有逸言總由淡中傲從

康之心而不能黜之也予視汝情明若觀火予亦有拙

見人惟勞佗乃有逸如愆力穡乃有秋若從目毒之康

而不黜乃心是隋農自安罔有忝瀆也且百姓尙有遷

居之吉言汝不能和乃既先惡於民亦思憮民猶胥顧

於箴言汝反有逸口乎矧予能裁制短長之令

命謂號令舊解

作天命解非

汝曷弗以小民攸箴之吉言告朕而敢伏匿之

若此則下之相動以浮言皆恐嚇沈陷於爾眾臣耳予

爲汝祖父故不敢動用非義之罰亦不敢動用非義之

惠用臯伐厥厥用德彰厥善而已矣其告眾臣也如此

及陽甲沒盤庚化

作謂即伏

乃話民之弗率夫告用誠其有

佞眾臣亦咸造勿褻一洒其傲從康之習乃登進其民

而告之曰殷降大虐先王陽甲不懷其所生之地

經文倣作

所生也與平

視民利用遷正法古后厥係之意問不惟

秩東作同

惟思喜康之與其子之籲懷於新邑亦以大

從喜康與其之志無如予以汝遷而汝自鞠自苦不能

一心其濟惟胥以沈不其或同雖自怒曷瘳乎經文稍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句絕今字或恐有人

倚乃身倚與倚通迺乃心者矣子亦爲爾先人故欲大

克羞爾用思遷都如此川懷爾然懷思不然久於茲土

高后必以虐民臯予汝萬民不同心高后亦必以遠朕

舉民且不特此汝有戕在也爾然如此也高后亦必綏汝祖父同斷

棄汝不尋自救如或予之同佐有貧爾貝正之具不樂

遷者其祖父無乃告我高后，佗大刑。我高后亦無乃崇

降弗祥。

不乃崇降，不與不通，不乃猶云。無乃，

君親一體，忠孝同原。汝合比

猷，念以相從。

分當依石經，佗比。

無胥絕遠而已矣。其告小民也

又如此。盤庚既遷，奠厥民居。又正眾臣之位，而告之曰：

予既歷告爾百姓於朕志，爾勿與百姓協比相讒。念自

契始居亳，古后湯欲廣其功用，適亳山滅凶德，大嘉績。

降滅

去也。今我民蕩離，無定極，其不樂遷者，蓋鮮。爾何謂朕

震動萬民乎？朕欲復高祖之德，永民命於新邑，非盡廢

眾謀，弔由其謀之善者，今各不敢違，卜用宏先王之

業，爾眾臣尚皆安哉。

古安穩字，佗隱下篇所言。一迴應上篇之首。

然則盤庚

之遷殷善用箴言非厲民以自用者矣且謂朕不肩好
貨敢其生生其安集遷民功同覆載此殷之所以復興
也而謂盤庚德之衰可乎哉

高宗彤日

殷人尙神故商書多言災祥事然災祥可信亦不可盡
信後世麟鳳諸瑞多見於亂君穢政之朝其故何也蓋
可信者天之命不可盡信者人主之德人主否德祥亦
災也人主修德災亦祥也高宗夢說人皆以爲祥夫夢
豈可盡信哉以高宗好賢之誠不必以夢昇以高宗之
心正斯夢正亦何必不以夢昇故欲信帝賚之夢亦惟

信之亏高宗之德也不然魯豹嘗以夢牛亂其家矣夢豈可盡信哉大戊時有桑穀共生於朝人皆以爲災然大戊竟以桑穀興安見災之不可以爲祥屈軼以指佞生佞黜而屈軼可死與桑穀之事將毋同而人以屈軼爲祥桑穀爲災祥與災聽人之自命也高宗彤日有雉雉於鼎耳其事非幻參比而高宗從祖已訓天旣孕命正厥德卒以之中興與大戊之桑穀先後一揆其災邪其祥邪人主能修德策亦爲祥觀於此而益信不然乃曰其如台徒憂無益也夫般人尙神先後之獻祥瑞者不知凡幾而孔聖刪書止存雉數事蓋謂祥不足恃

而災可以警人君所永命也其意淡哉

鹵伯戡黎

人之命有定亏生初者有定亏生後者其定在生初非大德不能回卽大德亦或莫之回其定在生後視人事爲轉移有大德者先天而成之且善愈積而愈昌雖元命亦以我侬有大凶者先天而敗之且惡愈貫而愈盈卽大命亦用自絕命之定亏生初者一命之定亏事後者禹紂卽有命在天而以後起之萬惡何以抵生初之一命故祖己曰乃臯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亏天夫人卽不能先天而去命幸勿以事後之隨命斲喪生初之定

命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微子

攷微子去殷之先後史記殷本紀宋世家言之歧異以義言之微子訪於父師少師當在囚箕子戮比干之後宋世家殷本紀是其去殷則空在囚箕子戮比干之後宋世家是史臣記錄先後問答其語次猶可攷見微子曰今用沈醑於酒父師以為此乃天篤降災囚殷邦也。毒與篤通厚也荒與通。本史記微子曰殷小大咸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父師以為卿士空用耆長舊人今罔畏見朝無重臣也。攘竊犧牲空有神譴今容會而無災見天心早絕。

之。微子曰：凡有辜辜，罔有恆獲。小民方起，爲敵讎。父師以爲父敵讎，反以召敵讎，斂合於一。見野無信用之民也。微子曰：信若是，殷其淪器。我若涉大水，無津涯矣。父師以爲殷其淪器，我亦無久仕之道。詔王子出，迪見己亦將去也。然是時微子心然其言，卒以父母之邦，故濡滯不忍去。及紂囚箕子，戮比干，乃又訪諸父師。少師曰：我其發出往乎？今能狂字之誤，此依史記鄭注。予顛隳若之何？居。父師以爲我毒云：將害子，宜出迪。而王子竟不出。今非特王子顛隳我，乃顛隳也。我亦不願行，遯矣。蓋是時微子與父師少師同時去，殷父師名疵，少師名疆，竟適周。而微

子遜於荒云。方微子之訪於父師少師也。情辭悱惻。語短意長。如沈疴在身。猶縷縷述病原。佗療治計。是時憂殷之意。多去殷之意。少而父師一一決其淪。卷之兆。若秦越人之眎病。洞見臟腑。微子聞之。憮然曰。殷遂器。越至於今。若驚謬。若悲鳴。讀其語。猶見其情也。及其再訪父師少師。勢窮情迫。去殷之意。遂決。當時史臣紀微子與父師語。各以類從。使不混濛。而又嫌爲一時語。故於微子語中。又特以曰父師少師別之。今以語次攷之。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往云云。當在父師詔出迎之後。答以我舊云。刻子之上。故王充論衡引此經。有微子曰三

字以我魯云刻子王子不出爲微子語蓋今文家欲取
文順乃移曰父師少師二十八字於我魯云之上又不
尋以魯云刻子屬父師語妄增父師曰字故王氏又誤
連之以魯云刻子爲微子云爾

金滕

金滕一篇疑義甚多今文家說秋大羈以下爲改葬周
公專一篇之文割截爲二致後人疑爲脫簡此固不足
信也鄭康成治古文家言謂周公內知武王有九齡之
命又有文王與三之期今必壞不以此終而又請身代
死自居其功則周公所爲直王莽之心矣此說其可

與然二說之難信，再儒已詳辨之。而疑之待釋者，又有

三：一在成王，一在周公，一在二公。方流言之入也，成王

疑其不利己，固無足怪。舉人之主名，既尊，主猶狐疑，不

悟，鷓鴣之詩，既詒，王猶執迷未訖。王亦未敢謂公，謂乃

訓馴也。一聞金縢之書，頓然大覺，辨何其鈍，後何其敏，其

故安在？曰：身代武王之事，與不利孺子之言，正相反。設

令周公有不利之心，必祈武王早歿，可取孺子天下而

自有之。今不祈武王歿，且願以身代武王，是公無利天

下之心也。公無利天下之心，使無不利孺子之事，此成

王之積疑，所以頓解也。然而代武王受管絃，乃甸人輩

所爲

事見周官向人

非出於大臣公以大臣而徇小臣之節恐

爲後世姦宄口實故諸史亦祕其事勿言願卜筮常例

既占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繫於策合藏焉語見占人注歲

終則計其占之中占人必一啟之公復納匱中一似

始欲祕之終欲發之其意何居曰公而代成出於不尋

已之苦心鄭注所謂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數

爾視其獻歆歸命於天是也古者卜筮祝冊本不淡祕

故記有宣祝嘏辭說之文周官占人所言自屬卜筮常

事而公所納冊在金縢之匱國家非有大事不啟豈常

事可比不尋援占人文以爲例凡常事冊祝皆諸史作

時王方疑公故以問諸史及百執事對曰信明公實有

其事也曰噫公命我勿敢言明此冊祝公自命之與上

元龜之命同非諸史所敢言所謂公乃自以爲功是也爲功

猶云佗事代王受管裁之事公乃自以而爲之非百執

事所與聞并非諸史所敢言則納冊金縢非欲以裸其

事而我勿敢言初非諸史姑祕其事矣然而武王之時

太公召公與周公竝爲三公所謂同心同德之侶也而

二公處此時未將代成之說白公之心解王之惑聽冲

人自疑之自覺之其意又何居曰流言初入其能淡信

公不疑公者惟康叔一人故康誥曰未其有若汝封之

心朕心

句

朕德惟乃知左傳亦云太姒之子惟周公庶

叔爲相睦時倡流言者管叔也和流言者不獨蔡霍也
惑流言者不獨成王也以二公之德之明當不至以流
言疑公然能據代成之已事以斷不利之譏言不難一
言立決而二公終不舉此以告王者是非特冲人未及
知二公實亦未及聞也故史臣記其事一則曰公乃自
以爲功再則曰周公所自以爲功則二公所與聞者體
王其罔害云云而以身代武王乃公自以爲事未嘗以
告二公也推其所以不告之故一則事聞於王恐傷武
王之心一則事知二公恐傷二公之義也及成王遭天

變欲穆卜而啟金縢常事也。

下文王曰其勿穆卜是啟金縢爲卜哉故也。

初

非二公倡王啟之也。如二公夙聞其事於流言之初，不以此曉王，舉人既舉之，季默默如故。論詩未訃之季，又默默如故，是誠何心也。史於啟金縢後特誌之曰：乃舉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王至是乃知公之心。二公亦至是乃知公乃自以爲功也。顧王問諸史，二公啟之。經文二公先王以此王疑頓釋而出郊，親迎亦未始非二公道之。二公始終其事而代成一節，未與知史後詳記之，所以明周公之眞摯無邀名見二公之緘默亦無蔽賢意也。云爾。

大誥

管蔡啟商篡爾王室成王命周公東征乃大誥多邦諸

侯及御事臣管叔於周公爲兄於成王爲諸父之別曰

兄考曰考翼皆斥言管蔡翼別也謂行次說詳啟幟蔡傳謂篇內不及三叔爲親詳

曲說曰殷小腆乃指武庚亦見腆與敷通敷主也時多邦

及御事或以艱大民不靜爲難故詳敘卜吉以安之戒

以伐考翼爲嫌故詳述甯王弗甯人以折之甯王者武

王也弗甯人武王之功臣卽民獻之十夫也詩宜民宜

言此弗甯人亦謂弗甯王臣篇內皆同武王君若臣綏受天命勅立國基

若何其勤勞予冲人嗣燕疆大歷服曷敢忘大功閉絕

天股幪曰用絕也天卽降用威予不敢自弄絕也弃此丕丕基不及叩身枝定

甯王大命篇中重巽申命語蘇情悱至再至三不能自

已論其大信如斯而已矣其事先卜而後出詰依鄭注故

首敘曰甯王遣我大寶龜重其卜也紹天明示可信也

卽命曰命龜之辭也卽就也就龜而告之曰卽命文與

金縢篇同今有大艱於鹵土鹵土人亦不靜越茲齋殷

小腆欲鄙我周邦今亦蠢此告叛也今翌日民獻有十

夫爲子翼以往枝定甯武圖功此告征也我有大事休

大事戎事有有不此貞龜也自有大艱于西土至我有大事休並是命龜之辭此

從鄭注卜并吉謂三卜皆從亦鄭注既卜乃告友邦君及御

事日以爾東征殷逋叛臣

播與叛通見殷懜

爾君臣罔不以艱

大艱不靜越予小子考翼爲辭予冲人亦永思其艱顧

遭此天役叩不敢恤其艱大儀爾君臣亦當綏予曰無

咎亏恤

義古儀字儀度也見江疏

而反勸我違卜不征邪夫今所卜

之龜乃甯王所遣之大寶龜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今亦惟卜用弼我不丕基天之明泉寶龜知之龜有紹

天之明復何疑則爾君臣可勿以艱大民不靜爲恤也

且此丕丕基乃甯王所圖事非甯人所圖功非甯人所

受民予不敢不亟卒之

極與亟通

攸終之休畢之厥考翼其

旨曰子有後勿弃基而乃友彼叛臣伐我子民爾君臣

有養民之責何尚勸我弗救爾惟舊臣亦當遠省甯王
狩甯人所圖事功勤恣我民若有疾之待養而乃憂民
之不靜且以考翼爲不可伐是祇知其近而忘其遠矣
夫欲明邦事必謀哲人

爽邦由哲爽明也中與獻通

民獻十夫迪知

天命爲斐忱之帝臣爾時罔敢易瀆皆尊之如師保今
大難人誕鄰胥伐亏厥室天亦惟庶民獻不庇叛臣予
率此民獻撫耆疆土

有撫有也指讀如耆定之耆

何難矧今卜并吉

又何恤人謀鬼謀旣屬大同東征三季管蔡誅武庚燬
卽從叛如淮夷諸國亦賓服

惟東見書序

康誥

康誥一篇周公代成王咸勤侯甸男邦采衛遂大誥康

叔以治道

見鄭注

故篇首有周公咸勤洪大誥治之文且

有孟侯朕弟封之語鄭注云孟侯總告諸侯之辭

鄭注以此

爲正義下引略說大子十八爲孟侯是弟義王卣

莊江且庭孫伯州皆誤以弟義爲正義失鄭注意是時

侯甸男邦采衛咸在命康叔以康誥實兼諸侯通誥之

故先呼孟侯次及其弟封篇末所謂惟君惟長亦以兼

諸侯甸男邦采衛之爲孟侯者親喪之曰友邦尊長之

曰孟侯皆諸侯之辭也說者不察以篇首爲脫簡誥康

叔者爲武王此譬說也篇內所誥大指以文王明德慎

罰句爲綱領而明德又爲慎罰之本故首敘之庸庸祇

祇威威怙冒聞上帝此文王之明德也武王殪殷受命

為爾寡有之兄亦惟勉行文王之道

見江孫疏

無殊指也又

引文王紹其舊聞依其德言無非數亦殷先哲王用保

又民之道亦無非別來古先哲王用康保民之道又見

文王之明德與堯舜禹湯之治道

占先哲王謂虞夏見鄭注

亦無殊

指也則周公之勉康叔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者兢兢本

文王之明德以明其德此慎罰之本也後敘慎罰之事

於元惡之大憝又反復言之元惡者為人所大憝即其

父兄亦弃絕之不慈友其人父不慈者由彼子不祇兄

不友者由彼弟不恭明其見憝於所親皆元惡之自弃

絕也。弔至也。其惡至此不亏我政人受罰則天所與民
彙大泯亂矣。明宜急治之也。治之若何亦惟曰乃其速
用文王所作泚刑有茲元惡不弔赦其父子兄弟不相
率以大刑。左傳所謂。辜不相及是也。罰猶泚也。作泚刑
與作教刑。作賊刑。作祥刑。句泚相同。文王所作泚刑。孟
子所謂治岐之辜人不弔是也。茲無赦不率大戛。卽申
明文王作泚刑之義。茲指元惡。釋詁刑戛常也。戛謂常
刑。率讀牽。率老夫之率。率大戛者。謂連坐之猶後世所
謂大獄也。此節遠用文王泚刑不率大戛。與下節速由
茲義。率殺反對。此節戒其民自矧。惟外庶子以下戒。諸

臣也。矧猶亦也。訓人謂師長。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別徧也。譽善也。謂徧布政教。進民於大善也。時乃引惡。惟朕慙。卽元惡大憝之意。引惡人以瘵君長。惡人宜殺。引惡人之長吏亦當連坐。故曰汝乃其連。由茲義率殺。不率大戛。爲文王法。茲義率殺。用般。彘之義。刑義殺。般有連坐之。法。墨子尙同篇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閔不言也。發。辜。鈞。謂事發連坐。其明證也。自亦惟君惟長以下。又戒孟侯。孟之言長。侯之言君。亦惟君惟長不能治其家人。則在外臣正。遂肆威虐。大放王命。斯非德教可用以治。明當征討之也。篇末又總結明德。愼罰兩事。曰惟

文王之敬忌曰惟殷先哲德惟之言思致其典聽朕告
之意時監文王殷先哲王所謂德之說與罰之行與也
乃以殷民世享矣酒誥其爲妹邦酌酒而發與梓材則
又通誥侯甸男邦采衛故首曰以厥民暨厥臣達大家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於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尤再三致
意蓋與敘首相起結云

洛誥

周公營洛爲作民明辟之基此所謂基命是也而大保
以爲天之命哲命吉凶命庶季在令初服勸王宅新邑
疾敬德祈永命此所謂定命是也而成王謙讓如不敢

及天基命定命悉委之周公故篇內述宅洛事謂之公
功明非沖人所敢及也首述宅洛之事爲周鎬京配美
而成王一再曰公敬天之休明基命者公也周公以新
邑旣成庶有祀事宜肇舉殷禮配享功臣之典咸以時
佐相秩無文易傳曰物相稷謂之文咸以時而王卽命
曰記功宗以功侔元祀又命曰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
教工王意欲以功之大者爲首祀豫爲後日周公之地
說詳故周公述王命以孺子爲朋比誠其往新邑宜慎
始庶若火炎灼敍之弗絕又告以周工之順常撫事罔
不如予之不廢乃命惟枉察而篤敍之凡篇內周字
皆指鎬京言自

往新邑使曷日就職之僚友勉起有功愷大成裕王自

有功載於萬世

凡曰有辭皆謂載辭或功或舉望文而定多方肩有辭多士淫泆有辭有辭亏

謂諸職書之臯呂刑有辭謂刑書

此告以來終宅洛之事以定天命也

所謂惟終者何曰朝諸侯曰遷般民汝其敬識百辟高

亦識其有不高勉王以禮馭諸侯乃惟孺子分我不及

聽之事以輔治民之常然勉王往撫般民篤紱乃正父

孫氏父訓長正長謂百官

罔不如予之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

其朋農哉又申言厥若藝及撫事皆如子惟以在周工

往新邑且自明告退勉農之意彼裕我民無遠吝而皆

來又申言侂嚮卽有僚明佗有功愷大成裕之意王於

是盛備公德以畱之且以營洛邑朝諸侯遷殷民凡所

謂基命定命者繫公之功故一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

時一曰公功迪將其後迪將將大也誕保文武受民一曰公

功肅將所受命祇歡所受民即所謂誕公無困哉哉一俗

以此困我節節不敵及天基命定命之意皆歷言佗洛關繫之大非冲人所

敢及故詩則曰于冲子夙夜愆祀後則曰我惟無斃其

廉事公以明四方迪亂未定即亏宗禮亦未克終公功

未竟公身亦未可忒然王之畱公曰公定于往已意欲

公先定殷民予乃往新邑而周公之意欲王先往新邑

而後遷殷民此又王與公之意不同者故周公荅王命

曰王命予畱洛以承保乃文武受命民大訓之供

朕當作伏

訓也恭讀如用供王祈天承命之供承上承保爲文

亦惟孺子先來相宅其大篤

恣殷獻民之治爲四方新恣爲周京被導之自時宅中

而治王有成績而後予且率羣工厚先王之成業以荅

眾庶爲周京信導之成我詔子之型

卽海所謂子教汝

詔通詳

乃盡文祖之德而王不終來乃佯來命以租鬯

二亩願予於文王武王告遷

蓋與甯通願詞也

於以仁厚敘次

般民無相誨

交

自疾怨罔不永般

飢

周德永成般民永

觀吾子而懷德聿至萬季所以定命者可謂周至矣

其事

詳多

十二月戊辰王在新邑記初至也冬祭曰烝配高

土篇

功臣記始祀且終咸秩事也。明季正月祭歲告周公。其後而王卽還鎬京。終卽辟於周命公後事也。王賓殺禋咸格。記宮百磬。王入太室禘。在殺禋後。記擊稱殷禮也。命後在明季正月朔日。而周公居攝。躬七季歸政事。在此季十有二月。故又特箸其月。以明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季云。周公畱洛三季。從伏傳老於豐。遂薨。季九十九。

見風俗通。

洛誥二

不通經例。難以治經。洛誥之來。爲來鎬來洛之通辭。而往俱指洛邑。以王在鎬。大文舊解。其往汝往。泛指自此。

以往不言地，公定子往爲王時在洛將還鎬，皆不合例。下又言孺子來相宅，伴來志般是王猶在鎬也。戊辰王在新邑，王始來洛，何尊顛倒說之。宅指洛邑，周並指鎬。佗周匹休謂爲鎬京配美，佗周恭先佗周孚先謂爲鎬京恭信先導，伴從亏周謂伴從鎬京，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謂在察鎬京臣工而自往洛，予小子其還卽辟於周。命公後謂于終還卽佗亏鎬京公畱洛邑後，舊說周多泛指，或說卽辟亏周爲卽佗亏洛，既不合例，命公後謂命伯禽義亦不貫。周公營洛以基命，定命王以爲非冲人所敢及，歸其功亏公，謂之公功，公功以發句舊解讀。

亦未克枝公功亦失文義。王肇稱殷禮謂舉行殷之祭典冬烝配享功臣用殷禮也。周禮先裸而後殺牲周官戴記竝有明文。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先殺後裸亦用殷禮也。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未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季卽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頒訖始專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義甚精。舊解殺禋賓格王乃入裸循文大訓不別異同亦未諳肇稱殷禮之義。故曰不通經例難以治經。

君爽

周公作無逸篇舉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所謂自貽哲命也此以人君在位之久壽
者大文故殷不及湯周不及武王此固人所共曉者也
周公作君奭篇於殷王之湯大甲舉伊尹大戊舉伊陟
臣扈巫咸祖乙舉巫賢武丁舉甘盤又以人臣在位之
久壽者大文故湯之臣不及仲虺武丁之臣不及傅說
伊尹在湯季已老而猶留相太甲太戊為太甲之孫
歷中
王伊陟為伊尹之子其季之老可知也逸書有臣扈篇
在仲虺之誥皆是湯臣也至大戊猶在其季百數十歲
矣巫咸不可攷巫賢為巫咸之子
古咸賢兩音迥別
祖乙為太

戊之孫

中歷三王

其季之老亦可知也甘盤爲武丁曾學之

師

竹書紀季亦有命世子昭居于河學于甘盤之文不獨傳書云然

其季亦長於傳說

周公歷舉諸臣而總之曰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節下

所謂天壽平格之保又是也謂殷王有此久舊之臣

陳久

爲常訓陳久舊也見漢文帝紀食貨志注

以安治其民亦惟天大佑諸臣之

命使之壽考則商邑以實

純大也佑謂福佑之也國有賢人則實燕則虛易曰升虛

邑故內而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外而小臣侯甸罔

不奔走

申言商實之意

俾一人有事于四方咸信孚如卜筮此

殷禮祀天所以升諸王以配享而多歷季所也

陟配天以諸王

言非配高功臣之說也

君奭之佗孔疏謂在周公致政之後而序

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又以爲周公既

致政文退居臣位是時季已九十餘矣召公曾與周公

分陝季亦相若自以期逾致事不悅常在王所有退老

意舊解書序不悅亦多謬故周公歷舉殷之老臣以爲勸云周公

又舉文王時之號叔閔天敵宜生南宮括而不及太公

者太公遇文王晚且季猶未逮下壽之數八十遇文王之言本屬燕

稽文選李注引說苑鄭子說梁王語太公七十而相周亦未盡是據荀子君道篇韓詩外傳四東方朔答客難

皆謂太公季七十二見用於文王列女傳管仲妾婧又謂太公季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

封於齊斯言最爲有據就養之季據孟子在命鹵伯之後伏生書傳在受命之五季文王受命伏傳以爲七季

逸周書以爲九季是則太公就養鹵伯季七十二爲文王之四十六季也武王惟茲四人瘳

上五人中之迪祿而言因不復及太公且茲四人時已
俱物太公生桴亦不僂與成者竝列也曰亦惟純佑秉
德卽上天惟純佑命之意曰考造德不降我句則鳴鳧
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又反結純佑秉德之意多士多方
連文爲天心相嚮之辭此曰不降曰能格自相呼應周公若曰秉德者必昇天純
佑高大壽爲能格亏上帝也在今爲小子且與君爽共
濟之日如旦同爽辭伏大不責收成又罔勸不逮以爲
造德已老天未必降我純佑命以大壽則鳴鳧且不昇
聞矣尙曰上帝其能格乎明秉德者必格天天亦必降
以大壽也召公卒留左右相成王復三十餘季至康王

初猶在卒如周公之言登大壽王充論衡謂召公乃周
公之兄未足依據又引傳云召公季百有八十亦當作
季百十有八

紀季於康王廿四季
書召康公虢亦未是

以康王初季虢逆推

之則作君爽時召公之季已近九十矣受顧命時季百
十餘歲爲古所稀故特著其名曰大保爽若謂虢於康
王二十四季似非事實古人壽分三等八十歲爲下壽
百歲爲中壽百二十歲爲上壽當文王時太公季未及
八十所敘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虢叔閔天敝
宜生大顛南宮括其季不可破要皆在八十以上云天
壽平格格至也天壽平至謂君若臣竝久於佗壽無偏

至。太王壽百二十，王季百垂。

御覽三百八十三引六經

文王壽九十

七，武王壽九十二，太公壽百有餘歲。

史記據晉汲縣太公碑百十餘歲六

韜又謂太公季百三十六歲

周公壽九十九，召公壽百有十八，周之

言天純佑於殷為盛。

大政

大政一篇示人君制治之法，不在親細務，在顛俊以宅人。三宅尋其人，謂之三有俊，三宅三俊，庶事成理。上能嚴此丕式而德自見於四方矣。周公公羣臣之戒，以此意拜獻於王，不欲自尊其事也。戒曰：王之臣大而常伯，常任，準人小而綴衣、虎賁，周公即從，劬贊曰：王能美此。

戒而知憂善哉

休美大加憂
鮮善也

遂陳其戒曰古夏室大競能

籲眾尊上帝時夏臣通知誠信九德乃薦於后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而惟茲后矣亦能謀之深遠

即緬通
遠也見

啟用大順德之人以宅之也

訓順

茲三宅乃無俄民

義讀
為俄

邪也見王
氏述聞

成湯之三有宅克即宅亦曰其三有俊克即

俊也湯能嚴此大式遂見德於四方文王武王克知三

有宅心亦由灼見三有俊心其大政佗三事曰任人曰

準人曰牧即夏商所大宅事宅牧宅準之政也文王惟

尋厥宅心

克尋也
見啟牒

乃尋大司牧之常人

司即
準人

以尋俊

有德而未嘗兼庶獄庶慎之言庶獄主刑庶慎主政其

言或用式或邊式亦惟司準與牧夫是訓

之猶與也見王氏釋詞準

人掌刑政牧夫主教化故并言之文王罔敢與知於此祇知三有宅心

三有俊心而已武王亦循此牧功變丕丕基孺子王矣

繼自今我其大政句能灼知事準牧三宅有三俊之順

若順也卽上所謂用丕訓德丕乃使治丕語詞亂治也自能相我受民和我

庶獄庶愼時則勿以近人之見聞之自一語一言我則

亦終思三俊為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而已此羣臣之

咸戒望王簡察大臣以大政體勿務小而忽大勿信近

而聞遠子旦已受其美言以告孺子王矣

此二句為總結咸戒之辭

以下周公自誠周公因是并戒羣臣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

誤亏庶獄庶慎，惟爾正長。是父之而王罔攸兼也。又戒

成王曰：自夏商及文王。

古指夏言。

大政不越大事，牧夫準人

三事於此，克宅之，克綯繹之。

由古綯字。

茲乃俾乂，用檢則亾

用善則興，此千古之炯鑒也。又合羣臣及王并戒之曰：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亏庶獄庶慎。

經文省庶慎。惟

在司準與牧夫，其能詰爾戎兵，以襲禹之迹。

勝與襲通。

以覲

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是在後王。大政若刑用

中典，有犬史司寇蘇公，恣在。全篇規戒之大旨如此。然

篇內所言官職多與周官未符何也。曰：常伯常任，準人

卽夏商之三宅。文王之三事也。文王之準夫卽宅乃準。

牧夫卽宅乃牧則任人爲宅乃事可知矣。成王之常任卽任人準人卽準夫則常伯爲牧夫亦可知矣。但此總言三官並非實職故曰佗三事。牧夫以佗長民之官任人以佗任事之官準夫以佗平訟之官也。夏商五官周六官皆分佗三等如司徒掌教宗伯掌禮皆牧民之官司馬掌政司寇掌刑皆準訟之官冢宰之屬主王飲食起居之事司空之屬主國家宮室溝洫之事皆任事之官分之爲六官合之爲三事。故天子太六卿爲備官諸侯三卿亦備具官。篇首上舉常伯常任準人三事之大夫下及綴衣虎賁之微臣爲統舉之辭。中述文武太政

既舉任人準夫牧之三事下又別言虎賁綴衣至司徒
司馬司空亞旅明諸臣皆有三事之責也文武為諸侯
時國立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牧誓篇同司徒為牧民之
長官司馬為準夫之長官司空為任人之長官虎賁綴
衣趨馬小尹左右攜僕蓋司馬之屬百司庶府總言司
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政官之屬有虎賁趨馬大僕小
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等官綴衣蓋卽弁師之類孔疏
綴衣大僕也小尹蓋卽小臣孔疏馬一匹圉師一人是
趨馬之下小官也左右攜僕卽大僕之屬孔疏以為寺
人內小臣等未是大都小伯執人蓋司空之屬襄臣百

師總言司空之屬官也。司空掌邦事度地居民。故有大都小伯諸官。小伯卽小都。蕪人謂執蕪之人如攷工記輪人諸職。或曰蕪古樹蕪字。蕪人卽裔夫。覲禮注云。裔夫司空之屬。謂之衰臣者。古之疆里各有衰識也。上下兩言百司皆屬總結之辭。大史尹伯蓋司徒之屬。庶常吉士亦總言司徒之屬官也。殷制大史屬天官。大宰諸侯三卿以司徒兼大宰。故大史爲司徒之屬。尹伯蓋卽其屬大夫。庶常吉士庶之言眾亦總結之辭。常之言典謂典司也。庶常猶上文云百司常伯常任義亦訓典。蓋殷有此官名也。司徒主教。故以吉士屬之。司徒司馬司

空爲三卿。酒誥亦謂之農夫圻父。宏父。亞旅。次。圻。卿。爲
五大夫。梓材亦謂之尹旂。三卿五大夫。圻此總結之。與
上佗三事總舉相應。周制諸侯立三卿五大夫。卽本文
武之立政。天子立六官。亦卽本文武佗三事而兩之。故
周公戒成王以此。此下亦屢以立事。牧夫。準人。統舉而
主重。尤在牧夫。準人。牧夫爲教禮。兩官。準人爲政刑。兩
官。全篇大義如此。

做孫煥藝軒諸書題辭

匹兒鎮青名家岱自幼厚重寡言笑入瑋讀書未甚敞
而能領書中大指祖明經公臨終指而謂其父曰此子
長頂天大地爾勿憂子遂號之曰祖望以勵其志季十
一讀尚書每一篇終命與乃兄家辰述講義或疏經文
之節目或發舊解之疑部不爽予意予頗喜之既長授
以近儒解經書能別白黑定一尊予更喜之季二十五
遊庠迭以經解受知於學使每試輒冠曹而命甚踴躍
屢應省試不售提考優生數別陪貢終不與竟以廩膳
生終性至孝不敢忤親意家庭有不順事隱自排解不

令父母知予心樂亦樂予有怒竦侍於側必待容霽而後去自壯季身血瘰旋發旋止予爲其季齒之加長也時策勵之又憐其身體之縈弱也時寬容之辛卯六月予抱病於南菁講舍又以鄉試將至遺書讓之曰子邇來頭眩足痺精神日衰不久將就木爾輩不爲家貧親老計奮志用功予身後事付之何人之手書至讀而納諸篋又時出書對以泣予初不知其憂之鑿也秋七月子回武林兒亦來省應試奉參耆以飲子精力頓加予自幸之而兒以迭應鄉舉優貢兩試力不支遂尋病歸嗚血延至十二月初六日遽卒時年三十有八里邨聞

之咸為之悼傷出涕嗚呼天斲予天斲予吾兒死予身亦死矣所著書皆殘種未卒業小戴記後箋終於王制周易解若干篇做孫襍箸若干篇時有特見可傳孤子次玗季未及暮予恐其父之箸述日久輒失爰什襲以貽之越四季又擇其講義襍箸之純者先付梓以附余集之後時在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七月既望也